



□于永军

壬寅年是虎年。虎者，“虎”也。国人对“虎”字很是偏爱。小孩子取名，喜欢叫“虎子”“虎娃”；娃娃长得壮实，喜欢说“虎头虎脑”；当兵的，喜欢被称为“虎兵”；带部队的，喜欢被称为“虎狼之师”；当了将军，喜欢被称为“虎将”，谓之有“虎威”；用“虎步”说矫健威武，用“虎帐谈兵”说商议军事；朝廷为官称臣，《诗·鲁颂·泮水》中有“矫矫虎臣”，《汉书·叙传下》中有“虎臣之俊”，韩愈的《奉酬振武胡十二丈大夫》中有“半岁迁腾作虎臣”。就连至高无上的皇帝，也喜欢用“龙行虎步”形容帝王仪态。

至于喻事，“虎”字使用更是广泛，如“如虎添翼”“猛虎插翅”，形容强者又添有利条件；“盘龙卧虎”“藏龙卧虎”，形容隐藏不露的人才；“猛虎下山”“虎虎生风”“饿虎扑食”，形容进攻气势。还有什么“虎跑”“虎威”“虎扑”“虎跃”“虎咽”“虎啸”，云云。

虽说仅仅是一个称谓，因为沾上了“虎”字，便仿佛王气、生气、气势顿生。故而，无论誉人还是喻事，“虎”字都有着“皆大欢喜”的正能量。

先说驮载于“虎”上的王气。唐人储光羲的《猛虎词》把虎的王者之气说得气贯长虹：“太室为我宅，孟门为我邻。百兽为我膳，五龙为我宾。”形象地道出了“虎乃百兽之王”的显赫。韩愈的《猛虎行》以“群行深谷间，百兽望风低。身食黄熊父，子食赤豹麌。择肉于熊罴，肯视兔与狸”的佳句，描绘出虎的王者威武与倨傲。元末明初画家汪广洋在《画虎》中云：“虎为百兽尊，罔敢触其怒。惟有父子情，一步一回顾。”把虎的一腔柔情写得文采飞扬，与鲁迅的“知否兴风狂啸者，回眸时看小於菟”佳句相映。

再说“虎”字透出的生气。且不言“虎虎”之意本身，单说其借喻、隐喻，“虎”大多用于表现气势和气场。李白在《永王东巡歌十一首》诗中，用“战舰森森罗虎士，征帆一一引龙驹”说大唐将士的英雄气派；杜甫的《蕃剑》，用“虎气必腾踔，龙身宁久藏”说英雄人物身上透出的气场；唐代诗人李咸用在《猛虎行》中指看：“猛虎不怯敌，烈士无虚言。”清人龚自珍在《己亥杂诗》中指认：“太行一脉走蟠螭，莽莽畿西虎气蹲。”这些均生动地刻画了不畏强敌、敢于搏斗的战士形象。

至于用“虎贲”称精锐

武士，西周以降便开始通用。如《孟子·尽心下》中有“武王之伐殷也，革车三百辆，虎贲三千人”，《国语·鲁语下》中有“天子有虎贲，习武训也”，《周礼·夏官》中有虎贲氏，汉代有虎贲中郎将、虎贲郎，一直沿用到唐朝废止。历朝各代，凡军中骁勇者，无不被冠以“虎贲”二字。西汉《集解》援引孔子十一代孙孔安国的解析：“虎贲，勇士称也。若虎贲兽，言其猛也。”从此，虎贲军成了精锐军队的代名词。

不过，最令人赞赏的乃是“虎胆”，它是一种内在的力量、一种不惧强敌的勇敢。尽管迄今并未见专门词条，但从唐代张鷟《朝野金载·卷六》中的那个“老贼吃虎胆来，敢偷我物”管窥，“虎胆”大都用来形容胆量很大。因而，它便常与英雄联系在一起。网络搜索带“虎胆”的影视片，可见一大堆，如《英雄虎胆》《虎胆龙威》《虎胆雄心》《虎胆奇侠》《虎胆神鹰》，还有《虎胆悍将》《虎胆义魄》《虎胆勇士》《虎胆雷霆》等等，说的都是“虎胆”配“英雄”的故事。倘若换上另一种生肖称谓，如“鼠胆”“兔胆”“狗胆”什么的，立马与“英雄”形象无缘。

“虎胆”令人赞赏，当然不是逞一时之勇的鲁莽胆大。宋代黄庭坚的“伍生有胆无智略，谓河可冯虎可搏”《题莲华寺》道出了要义：一个人如果仅有胆量而无智略，只是一介莽夫，有勇无谋，乃是对“虎胆”的曲解。《醒世恒言·卢太学诗酒傲王侯》说：“此非有十二分才智，十二分胆识，安能如此。”可见，胆量与见识是联系在一起的，“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”，是认准了目标的大胆。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，既不失时机又不糟蹋机会，是为“虎胆英雄”。当年，蔺相如敢于以身犯险、完璧归赵，认准的是秦、赵有和好的可能；韩信敢于“破釜沉舟，背水一战”，认准的是兵士有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的奋战潜能；关羽长敢于单刀赴会，底色来自镇守荆州对东吴的强势威慑。

明代袁宏道论策，在《策·第五问》中一语破“胆”：“至于生死之际，坦焉若倦鸟之投枝，此岂寻常胆识所敢望乎？”艺高人胆大，胆大艺更高。敢于斗争，善于斗争，才能敢于胜利，方显英雄本色。“山高路远坑深，大军纵横驰奔。谁敢横刀立马？唯我彭大将军。”这正是英雄“虎胆”要义之所在。

## 文坛观澜

# 用真情浇灌的大爱诗篇 ——刘致福散文赏读

□孙永庆

散文创作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也呈现出写作的多元性，有的艺术气息浓郁，有的用质朴的语言记录多彩生活，有的用生动形象的讲述观照和升华人生，颇有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之感。但是，时间之水会为我们淘出那些闪亮的金子。文学的大森林，有参天的古木，有高贵的名木，有挺拔的大树，有灵秀的小树，有灌木丛生，有花草葱茏，也有令人不齿的曼德拉草等植物，这才是理想的文学生态。各类形态的散文作品，最终还是让读者欣赏和评判。但是，不论何种形态与风格，散文写作都离不开一个情字，情感经历的叙事，是散文应有的品质。散文之区别于小说、诗歌、戏剧，就在于其独有的情感特质，有感而发，随情而动，撷取生活中的只鳞片羽、人生丛林中的几株树木花草，便可反观大千世界，正所谓“一粒沙里看世界，半瓣花上说人情”。

刘致福先生的散文用饱蘸真情的笔触，抒写对故乡的一草一木和父老乡亲的大爱大情。这些散文记述的是普通人的平凡故事，描绘的是令人魂牵梦萦的故里乡情，表达了作者对故土与亲人的热爱和牵挂。作者的生命之根扎进了故乡的泥土，寻找生命的本真，反思这一代人的人生际遇，道出人世间的世事沧桑。

《屋后的楸树》用明暗两条线，成功刻画出父亲的形象。明线写为给大哥做衣柜，父亲寻找楸木的过程；暗线则是通过父亲坚辞支书后又主动干队长的过程，写了父亲的为人品质与刚毅个性。大哥有两次跳出农门的机会，一次是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，一次是联中招民办教师，按条件都非大哥莫属，但身为支书的父亲把机会让给了别人的孩子。显然父亲为了弥补对大哥的亏欠，想方设法要为大哥打一个楸木衣柜。作者运用梦境达意：他梦见屋后有棵大楸树，树身高大、挺拔，树冠巨大、繁茂，绿叶间开出串串粉紫色的花，大哥的衣柜有着落了。一会儿树上的花叶慢慢变成了父亲的脸，那树竟是父亲站在那儿，眼望远处，神采奕奕。树人合一，以树喻人，写出了父亲的正直、骨气与担当。作者在结尾处再次提及梦境：“那棵曾经长在我梦里的巨大的楸树与眼前的楸树林叠印在一起，让我再一次真切地想起父亲。父亲宁折不弯的气概和这挺拔的楸树何其相似！父亲身高接近一米八，一生劳碌艰辛，敢做敢当，直到离世仍旧腰板笔直；父亲一生信念如磐，无私无畏，面容、眉宇间始终透着清明与坦荡。离家几十年，父亲的形象如梦中的楸树一样深深植根于心。人生至为重要的关口，冥冥之中似乎总有一种力量在护佑、指引、支撑着我，那是父亲伟岸的精神之树，在为我领航定向，为我灌注力量。”父亲的人格特质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作者的生命，也让读者切实感受到其难得的人格魅力，这才是优秀的散文作品该有的品质。

《园边的木槿花》的写作，避免了艺术构思的直线思维方式，采用联类思维，由木槿花写到母亲，由母亲写到菜园，由菜园写到木槿花，情随物生，增加了散文的内蕴。作者从木槿花

的俗称母鸡花写起，写母亲架园帐，用木槿花加固栅栏，勾勒出母亲勤劳智慧的品质与形象。母亲和木槿花心心相印，木槿花成就了母亲与众不同的形象，母亲和木槿花相映生辉。“母鸡花，木槿花，我顿然明白，这种贵而不娇的气质或许正是木槿花的高贵所在。咀嚼着清甜的花瓣，不自觉地想起老家的园帐，想起带领我们扦插木槿花枝的母亲，母亲的面容竟如木槿花瓣一般鲜艳、清晰。母亲原本也是‘金枝玉叶’，乡土生活使她变得平凡而又朴素。我想起母亲珍藏的一张年轻时的照片，是二十几口人的大合影。照片中的母亲是那样清丽秀美、时尚阳光，与后来的土气、苍老判若两人。那时母亲应该是二十岁出头，多么美好的年华！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母亲一生都与泥土纠结不休，却能把贫穷、平淡的日子过出花来，聪慧、清丽与素朴、要强，这些精神与品性在乡土的背景下愈显亮丽与可贵，纵使岁月绵长，纵使尘封土掩，仍如木槿之花，在后人的心田上从容绽放。”自然朴实的本色文字，道尽了对母亲的款款爱意与由衷感佩。朴素的言语中包含着隽永的情感，文字也便有了诗意。

在《茶壶口》中，作者这样写沙洲：日积月累，沙洲不断扩大，形成一片望不见边际的林子。林子里植被茂密，以杨树为主，间杂河柳、国槐、榆树，还有棉槐、菠萝等灌木。地面沙土地上长满了茅草、灯芯草、蒲公英、接骨草，都长不高，与杨树等乔木和棉槐等灌木形成梯次布局，错落有致。冬天树叶全落了，从村里向南望去，只看到乌梢梢的一片林子。到了春天，林子里一片生机，到处都是花，有野桃花、梨花、山菊花、金银花。作者笔下的沙洲呈现出杂花生树的意境。同时作者又以活色生香的妙笔勾勒出沙洲独特的山野珍味：谷雨时节的茅草长出的尖草芽，外壳绿中泛红，用手轻轻一提便拔出来。剥开外壳，里边是雪白的花絮状草花，送到嘴里，绵柔清爽，湿润甘甜。草地上还有一种蘑菇，人们喊它为麻黄秆，不仅是美食，而且清肝润肺。麻黄秆的下部是白嫩的细秆，上面是褐色的花帽，似乎是草原上肉苁蓉的袖珍版，从根部掐下来，加点虾酱和鸡蛋蒸熟，口感细软，回味清香。这种秀美独特的风景与舌尖上的美味，构成了作者诗意图的乡愁。但作者的重点不在这儿，乡愁只是一种铺垫，真正让作者难忘的还是母爱与温情，一次出走引发的暖暖的母子深情的刻画与表达。

刘致福先生也是小说家，他三十岁便出版了短篇小说集《大风》。阅读《苹果红了》《大水》《梦里庄园》《桃花开》《白果树下》等篇什，会看到小说创作技巧的自然运用，比如用事件的发展过程来刻画人物，注意叙述的故事性，写出了艰难岁月中的温情与美好，写出了对故乡、对亲人以及诸多事物的追怀与感念。《红鱼·黑鱼》《蟹殇》等作品，有读小说的感觉，小说是虚构的，这些篇章是真人真事，这就凸现出作者善用小说的手法来结构散文的独特风格，让人读来兴味盎然。作者饱蘸深情的笔触与独特的叙事风格，酝酿出平淡生活中的情感温度，传递给读者感受和体味幸福的溶剂，这也是打动读者的金钥匙，散文也便有了深度和厚度。作者的行文是用真情浇灌的，如同他笔下的大地传承的血脉，融入了人性的深处，用散文的形式，浇灌出一种大情大爱的诗篇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 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孔昕 美编：陈明丽

谈古论今

## 虎胆杂说